

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三种景观范式

吕小辉, 杨豪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针对当代许多城市公共空间脱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片面强调视觉冲击、强调想象中的秩序的场景营造之现状,在分析当前城市公共空间中主导的三种景观范式——“仪式景观”、“消费景观”及“生活景观”的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公共空间异化的根源所在,倡导营建以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的“生活景观”。

关键词:公共空间;仪式景观;消费景观;生活景观

中图分类号: TU 984.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13)06-0885-06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不同社会生活发生共存的平台,它所提供的见面机会和容纳的日常活动,使人能置身于芸芸众生之中,体验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并且为市民间的相互交往创造了条件,同时城市公共空间还具有了社会整合的功能,具有被不同人使用和容纳不同的活动内容的“异质性”特征,标志着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文明程度和民主程度。

在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公共空间环境发生着华丽而复杂的变化,但是本应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载体的城市却越来越陌生。许多富有生机的街边游园被空旷、单调的大草坪、大广场取代,原本其乐融融的城市乐土沦为枯燥冷清之地。有学者在比较欧洲那些形式简朴但市民利用并主导的城市广场后,批评我国大量的城市广场“以先入为主的功能和用途划定束缚了市民公共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市民处于履行规划设计意图的被动客体地位^[1]。”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异化现象并不是当今中国特有的,它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的新区建设以及旧区改造中。1961年简·雅各布斯(J. Jacobs)所著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曾深刻地批判了美国二战后的城市美化运动,指出自上而下指令性的城市设计方法造成了大片城市地区的衰败,“全部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2]”。城市公共空间日益衰落的背后,还潜藏着更大的危机,那就是城市与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逐渐疏离,人在城市中难以获得归属感和家园感。

1 当今城市公共空间的三种景观范式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公共空间异化现象的根源,有必要厘清当前城市公共空间中几种主导的景观范式,大体上可以将城市公共景观划分为三种类型——仪式景观、消费景观和生活景观。

1.1 仪式景观

自18世纪以来,将审美欣赏视作“保持距离静观”的康德美学时至今日仍然占据着指导审美体验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在这一传统美学认识中,审美应当是一种超越了庸俗乏味人生的伟大精神体验。今天的城市设计仍难以摆脱此认识的束缚,许多设计师将城市空间作为视觉上的景“观”元素来使用,以创造出“如画的”视觉体验为目的,意图将公共空间塑造成为符合一定规范化要求的表演舞台。这类城市设计主要通过物质性要素来展示某种意志力量,如城市的建设成就、政府的雄心或设计者的个人理想,本

收稿日期:2013-01-08 修改稿日期:2013-1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278410)

作者简介:吕小辉(1975-),男,陕西扶风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景观设计与研究。

质上它是为了在一定距离外被观赏、成为某种场景图片而营建的,具有刻意的展演性和象征性,可以称之为“仪式景观”。倾向于宏大叙事的“仪式景观”在城市中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性,如在城市历史地段需要一定的场所进行群众集会、节日庆典,承载关于城市大事件的历史记忆,以及在正式的、官方的门户地段对外展示城市的文明和特色。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莫斯科红场、华盛顿国家广场作为国家形象的象征,均承担着举行政治集会、节日庆典的任务。

然而,现代主义城市设计为了达到使观者敬畏或仰慕的效果,过于强调视觉上的宏伟壮观,往往将街道和广场的尺度扩大到夸张的程度。巴西利亚代表着现代主义城市的乌托邦图景——“追求理性、高效与秩序,注重功能分区和机动交通组织,偏爱宏伟尺度与纪念性^[3]”,尺度巨大的广场完全是为了展示纪念碑式的现代建筑(图1),宽阔恣意的公路是为了机动车的快速通行,而丰富多样的市民生活被忽略了,公共空间丧失了其作为驻留和交往空间的意义,导致了整座城市的室外空间人迹稀少,索然无味。



图1 巴西利亚城市公共空间

Fig. 1 Public spaces of Brasilia

1.2 消费景观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城市建设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主导城市建设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打着各种名目的城市开发策略,在本质上都受此价值观的驱动,城市中随之出现了一种日益强大的“消费景观”,如各种商业步行街和商业广场(图2)。

现代“消费景观”与传统城市的街道消费空间不同,后者与公共生活关系密切,具有明显的空间活力,如《清明上河图》生动描述了当时京城汴梁的市井生活,广大市民充分享受着街巷空间中的快乐,在其中饮茶喝酒、谈天说地、社会交往、听书看戏等,市井场所与街巷空间相结合,并与居住街坊相互渗透,形成了人情味十足的公共开放空间。而现代“消费景观”看似非常友好、时尚、自由,但实际上只服务于幕后的控制者即商业资本,属于趋利性城市空间。虽然它也具有一种与消费行为有关的休闲功能,但是本质上还是为了聚集人群、刺激消费而服务,附带产生的其他功能受到严格的控制,仅占有微小的比重,空间的设计和管理不欢迎市民的自由发挥,人们其中的行为和体验受到潜在的限制,身体的参与只有与消费目的不冲突时才被允许。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曾以犀利的眼光洞察到了公共空间中人们的互动实际上受到了抑制,因为这逾越了流通和消费的行为^[4]。这样的公共空间中隐藏着所谓的“门槛”^[5],一种微妙的隔离形式,迎合着那些对其使用有倾向性的社会群体、性别群体和年龄群体,而潜在地拒绝和排斥着另外的群体。如上海“新天地”成为新兴的高级白领阶层聚会的沙龙,就是国际资本和消费主义成功合作的产物,默不做声地排斥着不具有相应消费能力的城市普通居民。



图2 广州北京路商业街

Fig. 2 Commercial street of Road Beijing in Guangzhou

“消费景观”实际上使公共生活趋向单一化,因为它过度地放大了公共空间的商业功能,却在无形中弱化了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诉求,消解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积极意义,形成了另外一种异化形态。

1.3 生活景观

20世纪60年代起,大众审美文化的蓬勃发展以世俗性和生活性消解了传统美学的超越性,使审美因素向生活领域转移、渗透和扩展。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在各个领域从微观政治层面上争取

着自己的话语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主义城市设计鸟瞰式的英雄心态和洁癖式的美学观念遭到了必然的反思和抨击。

环境美学理论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一座博物馆,但并非只展示了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杰作,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具有全部丰富性的社会和文化环境。”^[6]他的理论因强调身体的审美参与而被称为“参与美学”,从性质上讲也是“日常生活美学”,为修正城市普遍存在的公共空间的异化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简·雅各布斯从社会学角度批判了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城市主义忽视和否定日常生活空间的观点,她从步行者和日常使用者的体验出发讨论个体与空间场所的关系,主张关注多样化的生活和多样化的选择,创造普通人易于理解和易于交流的环境。扬·盖尔(Jan Gehl)通过一系列论著批评现代主义忽视公共空间设计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没有考虑空间对社会交往的潜在影响,他将目光投向个人或群体的平凡、甚至是琐碎的日常需求,认为这些日常状况构成了人类生活与城市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理论,笔者试图凝练出关于“生活景观”的概念,即一种以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和活动为出发点,鼓励人们通过身体参与和整体体验的方式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在人和城市之间建立起和谐亲密的关系,最终给予人家园感和归属感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和营造理念。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生命的、生动的景观项目正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景观,包括所有日常活动中能够感受到的声音、气味、太阳与风、颜色与外形的细微差别,以及在深深的感触中体味到的身心愉悦。这种真实具体的微观感触是通过身体的全面参与产生的,而不是仅在一定距离外通过视觉获得的。

2 三种景观范式的共生与冲突

上述三种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景观范式,其营造的主导因素、形成过程、体验方式以及典型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1)。

三种景观范式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本应以合适的比例在城市中占据各自恰当的位置和谐共生——“仪式景观”提供对城市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消费景观”服务于城市商业活动,“生活景观”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体现了琐碎的、但却富有活力的民俗文化和市井文化。有时它们之间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甚至可以是相互渗透的。某些历史地段的“仪式景观”和周边商业结合,因此也渗透着“消费景观”的特征,如西安钟鼓楼广场,位于城市中心历史建筑周边的特殊地段,从视线和空间上沟通了钟楼和鼓楼的联系,主要服务于旅游者和购物者(图3)。某些“仪式景观”由于具有包容性,允许市民的自由参与和即兴发挥,使得该空间具有了一定的“生活景观”的特质,如西安城墙脚下的环城公园,由于诸如唱戏听戏、锻炼休憩等市民积极的活动参与,而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图4)。另外某些极具城市特色的“生活景观”也可以成为城市文化的形象代表,如西安鼓楼回民传统街区,本是穆斯林群众生活和谋生之地,但其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了一幅展演西安市井文化的城市图像,成为城市旅游的必到之地(图5)。

表1 “仪式景观”、“消费景观”和“生活景观”的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Landscape of Ceremonies”, “Landscape of Consumption” and “Landscape of Everyday life”

仪式景观	消费景观	生活景观
主导因素 精英主导(政府、财团、设计师等)		市民主导
形成过程 自上而下的		自下而上的
空间目的 展演,象征	刺激消费	日常交往,休闲
空间焦点 特定的标志物	商业行为	市民活动
体验方式 视觉冲击	刺激感官	亲身参与
典型特征 风雅的,纪念性的,宏大的,有序的,非常的	时尚的,诱惑的	舒适的,亲切的,轻松的,日常的,尊重传统生活方式
文化层次 精英文化	商业文化	大众文化,民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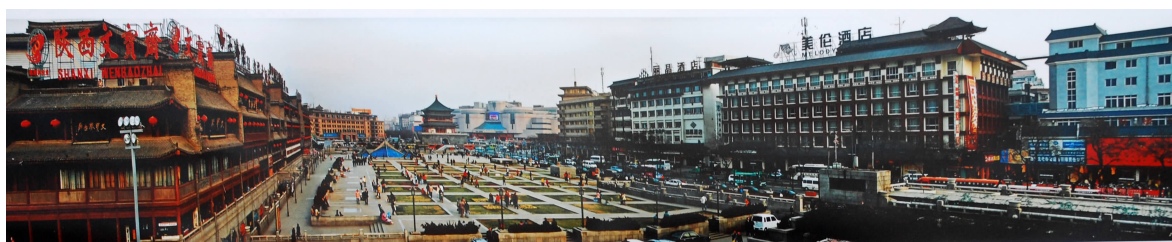


图3 西安钟鼓楼广场鸟瞰

Fig. 3 An aerial view of Bell and Drum Towers' Plaza of Xi'an



图4 西安环城公园中锻炼的人们

Fig. 4 Peopletaking exercise in the round-city-park of Xi'an



图5 西安鼓楼回民街的繁华夜景

Fig. 5 A lively nightscape of Xi'an Moslem Street in the Drum Tower area

然而,总的来说,“仪式景观”和“消费景观”的泛视觉化倾向对“生活景观”空间的过度侵蚀导致了公共空间的异化现象. 前两者所表达的各种精打细磨的文化内涵,本质上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并无太大关系,而是普遍聚焦于表示、传递、体现某种权力和统治的模式. 它们的结构模式均由某个权力阶层一次性确定,如政府、商业财团或设计师,所以本质上是由精英群体主导的. 精英群体占据着广泛的资源,如雄厚的资金、对土地的控制、对审美观的导向,他们主导的“仪式景观”和“消费景观”因此具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优势,其空间审美观在当代城市中已经显现出了过度泛滥的趋势. 被扬·盖尔戏称为“巴西利亚综合症”的城市设计方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大多数新建城市与开发区中疯狂蔓延. 正如伯林特所说:“许多现代城市的发展遭到了失败. 一味追求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在这种狭隘观念的影响下,我们生活的环境忽略了人的感知和人在环境中的中心地位. 人们创造了各种虚假的环境,这些环境给予我们的只是真实环境的幻象,而非可以满足我们真正需要的现实环境^[6]”. 设计师普遍追求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醉心于设计供人们空中俯瞰欣赏的几何图案景观,它们以一种超常的姿态与作为感知主体的普通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产生疏离,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客观需要相去甚远,这些设计忽视了公共空间通过沟通、交流、体验等共同活动培育人们共同价值与情感的根本作用. 而“生活景观”的设计理念,旨在警醒设计者重新思索城市公共空间真正的意义,重建和发掘公共空间的生活价值,重塑城市中异化和失落的公共空间,以期城市能恢复以往的那种舒适惬意和贴近自然的感受,使生活在其中的人能够获得家园感和归属感.

3 走向“生活景观”

“生活景观”并非某种带有倾向性的视觉特征,而是从“日常生活”这一微小叙事的视角审视城市公共空间,反思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片面强调秩序和视觉、远离普通市民的生活体验和需求的設計方式.

走向“生活景观”,首先要求设计者摆脱外在者的视角,积极地投身到市民的生活中去,将设计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关注人在公共空间中的整体体验. “整体体验”是生活景观设计的真实基础和源

泉,包含了空间、质量、体积、时间、色彩、光线、气味、声音、触感、运动感等诸多要素。相比传统艺术中仅以观看的方式欣赏,这些真实具体的微观体验需要其他感官的介入,更准确地说,需要身体的介入。譬如西安环城公园,由于诸如唱戏听戏、锻炼休憩等丰富多彩的市民日常活动,而成为极受欢迎的城市公共空间(图6),许多秦腔发烧友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切磋技艺和欣赏表演。绿荫围绕,秦声铿锵,二胡悠扬,以及城墙沧桑的肌理,此景此音共同构筑了一个富有地域特色、赏心悦目的体验场所。人在其中的审美愉悦不仅通过优美的物质环境,更通过声情并茂的演出参与和聚精会神的欣赏来获得,通过自我表现和与他人的互动交往来获得,因此是一种超越了视觉的整体体验。

此外,“生活景观”应当是能促进人们日常交往的公共空间,为交往提供有效的介质,促进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进行交流融合,因为“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7]”。作为城市社会交往的容器,公共空间中一些有趣的事物周围会自然地发生人们之间的主动接触,成为激发社会活动的诱因,这就是美国评论家威廉姆·怀特(William H. Whyte)所谓的“社会交往中的第三方”,即在公共空间中经过设计可促成陌生人之间交往的“道具”。以德国沃尔夫斯堡街头的两个小品为例,图7中的棋盘小品吸引市民聚集在一起下棋,为互不相识的人们提供了交谈的借口,成为促进人际接触的媒介。

“生活景观”还应具有平等开放的特征。物质空间上的可达性是公平使用的基础,表现为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便利程度和利用空间的难易程度。城市用地紧张,建设密度大,加上目前公共空间设计大多侧重于门户地段的“仪式景观”和商业地区的“消费景观”,致使许多居民区附近没有步行距离以内可以轻松达到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小尺度的邻里公园、街头小游园和小广场数量与市民需求差距很大,这种距离上的不可达意味着空间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平等开放还意味着社会意义上的包容性——对不同的使用者和社会活动的包容。威廉姆·怀特的“街道生活项目”(the Street Life Project)通过访谈、地图绘制、表格分析和摄像记录的方式长期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结果发现空间的社会品质比它的物理品质更为重要——它提供给人们活动的多种可能性和方便与否等特征,比它的空间规模和形状更重要。也就是说,好的公共空间中人们不仅应具有“进入的自由”,还应具有“行动的自由”。如西安环城公园中除了有步憩、坐憩、棋牌、健身等活动,还有戏曲表演、以水代墨的书法练习等多种娱乐休闲活动,公园的空间和设施为各种活动均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图6 西安环城公园中表演秦腔的人们

Fig. 6 People playing Qinqiang Opera
in the round-city-park of Xi'an



图7 德国沃尔夫斯堡街头的棋盘小品

Fig. 7 A street chessboard in Wolfsburg, Germany

4 结 语

当前中国城市的建设逐渐模式化,以至于每一城市都以如同天安门广场一样的宏伟广场为荣。面对这样的现实,强调城市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引导公共空间从“仪式景观”和“消费景观”走向“生活景观”,真正从市民的生活出发来引导我们的城市建设,重视和建立充满人的情感和生活意义的公共空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生活景观”理念的提出,不是倡导一种空间营造机制或者一种最终的视觉形象,而是为了促使对城市公共空间本质的思索,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恢复人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对话,在当代城

市环境中重建家园感和归属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陈 锋. 城市广场·公共空间·市民社会[J]. 城市规划, 2003, 27(9): 60.
CHEN Feng. Urban Square·Public Space·Citizen Society[J]. Urban Planning, 2003, 27(9): 60.
- [2] 雅各布斯 J.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21.
JACOBS Jan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JIN Heng-shan, translated. Nanjing: Yilin Press, 2006: 21.
- [3] 蒋涤非. 城感: 自在的图景[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69.
JIANG Di-fei. Thinking about cities: self-being pictures[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10: 69.
- [4] 桑内特 R. 公共人的衰落[M]. 李继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M]. LI Ji-hong, translated.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08.
- [5] 潘泽泉. 空间化: 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4): 47.
PAN Ze-quan. Spatialisation: a new narrative and theoretical turn[J]. Social Science Overseas, 2007(4): 47.
- [6] 伯林特 A. 环境美学[M]. 张 敏, 周 雨, 译.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6.
BERLEAN Arnold.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M]. ZHANG Min, ZHOU Yu, translated. Changsha: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2006.
- [7] 马丘比丘宪章[J]. 陈占祥, 译. 建筑师, 1980, 4(4): 255-258.
Chapter of Machupicchu[J]. CHEN Zhan-xiang, translated. Architects, 1980, 4(4): 255-258.

Adiscussion on three landscape paradigms in contemporary urban public spaces

LÜ Xiao-hui, YANG Hao-zhong

(School of Arts,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Many public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ities divorce themselves from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hus become artificial scenes that put undue emphasis on visual impact and imaginary ord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landscape paradigms of current urban public spaces, namely "Landscape of Ceremonies", "Landscape of Consumption" and "Landscape of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ot cause of aliena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s, and advocates "Landscape of Everyday life" that regards the residents' needs in their daily life as the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 *public space; landscape of Ceremonies; landscape of consumption; landscape of everyday life*